

# 『宋会要』道釈部訓注（一四）資料編

## 職官三四、皇城司

〔大中祥符元年〕四月，詔：「兩街僧道錄、傳法譯經三藏許入皇城門下馬。」（七一三八五九）

〔淳熙〕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，右正言蔣繼周言：「臣聞天子之居，尊嚴邃密，唯群臣之進見，四方之朝覲，乃得出入。是故門著籍禁，闌入有罪，所以謹防閑、絕窺伺也。僧、尼、道士、女冠之屬，除爲民祈謝有故事入內道場外，其餘小小齋醮不繫大體者，可只就寺觀，不許輒入，以示官（宮）禁嚴密。內言不出，外言不入，防微杜漸，莫大於此。乞敕皇城司，應僧、尼、道士、女冠等人，雖有特降聖旨，須候奏審，方許出入，庶於法禁不至有違。」從之。（七一三八七〇）

## 職官三五、四方館

永井政之  
程正由  
大澤邦護  
德五十嵐嗣郎  
長谷川淳一

四方館在朝堂門外，掌通事分番供奉宣贊之名籍，文武官正衙見謝辭、國忌賜香、諸道月旦正至章表，郊祀、朝會番官、貢舉人、進奉使、京官、致仕官、道釋、父老陪位之事。使闕則客省、引進、閣門使副兼掌。（七一三八七三）

《兩朝國史志》：四方館使名雖列於內職，然其吏屬則同京百司，掌通事舍人分番供奉宣贊之名籍，文武官正衙見謝辭、國忌賜香、諸道月旦正至章表，郊祀、朝會番官、貢舉人、進奉使、京官、致仕官、道釋、父老陪位之事。使闕則客省、引進、閣門使副兼掌。（後略）（七一三八七三）

舊制，本館官係知閣門兼管，今同。（中略）宣德門肆赦京官、選人并致仕官、僧道陪位立班；車駕行幸諸番國宣德門起居立班，進士、舉人、耆壽、僧道應於陪位立班。（七一

三八七三

《神宗正史·職官志》…（中略）四方館掌通元日、冬至、朔旦之表章，郊祀則定蕃國使、致仕、未陞朝官、貢士、道釋主首陪祠之服位，大朝會亦如之。《哲宗正史·職官志》同。（七一三八七四）

政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，詔…「客省、引進、四方館、東西上閣門，除今來立定外，如有該載未盡，仰尚書省將自來所掌職務釐正，條具隸事格法，進呈取旨行下。」（中略）四方館掌致仕官、耆壽、僧道主首、蕃國貢首立班，并節旦外任臣僚進慶賀、起居表章之事。（中略）今擬下項…今來分隸所掌職務外，其舊來合行條貫即無衝改，自合依舊施行。一、客省掌信使到闕儀範，伴賜酒食，并臣僚等節儀、節料、生餼之事。（中略）開府儀同三司至觀察使到闕，簽賜、伴賜臣僚酒食。道僧見，辭賜齋食茶果。（中略）一、四方館掌致仕官、耆壽、僧道主首、蕃國貢首立班，進奉人到闕儀範，并節旦外任臣僚進慶賀、起居表章之事。立班…大禮，致仕官宣德郎至承務郎、道僧官主首以下，諸蕃國進奉副使等立班；（中略）一、引進司掌臣僚、諸蕃國等應干進奉及禮物之事。（中略）夏國、高麗及諸蕃蠻進奉表匣、道僧進香合，送尚書禮部。（七一三八七五）

職官三六、內侍省

《神宗正史·職官志》…（中略）歛阻（租）稅之課入以修營佛祠，則歸提點寺務司。《哲宗正史·職官志》入鴻臚寺。（七一三八七五）

一三八九五

〔治平〕三年三（七）月，宣慶使、遂州觀察使、入內副都知石全育言…「臣歷任四朝，今老且病，願罷本省，乞一宮觀寺院。」詔爲係先朝攀附，特依所乞，與免職轉官，提舉東太一宮，仍依石全彬例免朝參，仍遷節度觀察留後。（七一三八九五）

職官三六、內東門司

《兩朝國史忠（志）》…內東門司勾當官四人，以入內侍充。掌宮禁人物出入，周知其名數而譏訶之。承接機密實封奏牘，內外功德疏，回賜僧尼道士恩澤。（七一三九〇三）

職官三六、主管往來國信所

〔紹興十二年〕九月十二日，館伴所言，人使乞要前去上天竺燒香，從之。（七一三九一二）

〔紹興〕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禮部言…（中略）〔元祐七年正月〕十日，住滑州。至晚，蕭仲奇差人傳語…「左番太傅身亡，告令聲鐘及請僧於靈前道場。」（中略）又紹興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大金泛使張通古等過界，當日人使呼索轎子一頂前去，至青陽驛宿泊，問得係上節書狀官、承議郎、行臺尚書省主簿魏千運一名見患不安。二十八日到高郵軍，本人身亡，委高郵知軍劉舜士營辦棺木，盛殮了當，請本軍僧衆作佛事，誦諷經文，設香燭、酒菓、綵繪等，供養於公詔院，用塼灰攢。（中略）〔紹興九年正月〕二十二日，回程至高郵軍，張通古等傳語…

『前時死者魏千運，恐將來出陸臺（臺）擯不行，不若燒化了。』送伴使、副莫將等傳語：『甚好。』遂令高郵軍燒化，用小棺木盛去。本寺契勘，數內三節人身亡支賜數目，今照得止有魏千運一名體例。（後略）」（七—三九一三）

#### 職官三六、後苑造作所

宣和三年正月十二日，詔：「訪聞提舉後苑作生活所以度牒下兩浙、淮南等路收買紗帛，頗見搔擾，可立行止絕，更不收買，度牒拘收焚毀。」（七—三九二八）

#### 職官三六、後苑造作所、後苑燒朱所

後苑燒朱所，掌燒變朱紅以供丹漆作繪之用。太平興國三年置，令僧德愚、德隆於後苑中令鍊。咸平末權亭（停），大中祥符初復置。天禧五年，僧惟秀省其法，以內侍一人監之。（七—三九二八）

#### 職官三六、軍頭引見司

〔大中祥符四年〕十月，同勾當軍頭引見司焦守節言：「每遇駕出，有諸色官員、僧道、軍人、百姓等進呈文狀，泊至詢問，又別無異見冤枉情理，各是無例施行事件。自今欲望有此違犯者，並令軍頭司收送開封府，依先降勅命嚴斷。」從之。（七—三九三〇）

#### 職官三六、翰林院、翰林御書院

紹興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，詔：「御書院建炎三年罷，可依祖宗法復置，依舊隸翰林院。」本院今省記到：（中略）一、書

寫待詔，掌行書寫三元八節奏獻祖宗神御表詞，并大禮畢奏謝諸宮觀寺院表詞、道場醮儀玉簡，及書寫國書，御試舉人主行陞降進卷，題寫諸王字頭春帖子、端午帖子。待詔以下每季進呈所習書札并書寫錫賜牌額等事務。（七—三九三九）

#### 職官三六、技術官

翰林院，有內供奉、待詔、碁琴阮待詔、藝學、祇候。（內供奉或以道釋充。）（七—三九五三）

太宗太平興國七年二月，制以翰林御書祇候、賜紫僧清潤號奉真大師。（七—三九五四）

真宗咸平三年七月，以沙門元藹授朝散大夫，依前翰林內供奉。以元藹有傳神之妙，故有是命。（七—三九五四）

#### 職官三七、開封尹

〔景德〕三年八月，詔開封府：「今後內降及中書、樞密院送下公事，罪至徒以上者，並須聞奏。」先是，御史臺言：「開封府前勘天清寺僧契如及故左丞呂餘慶孫男歸政，止節畧劄子聞奏，致不絕詞訟。乞自今應干分割田地及僧人還俗事，並令結案錄問，方得聞奏。」真宗曰：「豈止僧歸俗與私家分財邪！」因有是詔。（七—三九六四）

#### 職官三九、都督府

〔隆興〕二年正月二十四日，詔：「已降指揮，令禮部給降度牒一萬道，分下兩浙等路出賣，充都督府會子本錢。可先次給降三千道，令都督府差官措置。」（七—三九八三）

### 職官四一、宣諭使

〔開禧三年三月〕三十日，詔書：「敕四川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：朕緬懷四蜀，迹處一隅。山川粹靈，自昔人材之盛，祖宗涵養，于今德澤之深，亦既有年，相安無事。（後略）」（七一四〇〇六）

### 職官四一、宣撫使

真宗咸平三年六月，詔曰：「兵威未戢，邊候多虞。王師効攻守之勞，邑民苦饋餉之役。每念及此，予懷惻然。臨遣大臣，特加軫問。宜令參知政事向敏中充河北河東沿邊宣撫大使，樞密直學士馮拯、陳堯叟充副大使，按巡郡國，存問官吏、將校、僧道、耆老、百姓等，式宣寬大之恩，副茲憺恤之意。」真宗御長春殿，置宴（宴）以遣之。（七一四〇〇七）

### 職官四一、總領所

〔隆興元年十月〕十四日，詔：「戶部下左藏西庫，於度牒賣田錢內支會子二十萬貫，前去淮東總領所交納，貼助大軍支使。」（七一四〇二五）

〔乾道〕四年正月九日，禮部言，新除戶部郎官、四川總領查籥奏：「臣契勘本司贍軍歲計，自紹興三十一年軍興後，增招兵馬，溢額數多，用度日廣，別無科降，止是侵那庫管椿積逐急應副，今亦殆盡。近準朝廷立定兵額，按月所添請受並無指準，又有因功轉官添加請給，今年又係有閏年分，闕數甚多。無（兼）川路諸州內有旱傷，米價踴貴，比去年尤為闕乏。欲

望照累政總領官體例，給降度牒五千道出賣，拘收價錢，庶幾補助歲計支用。」詔降度牒一千道，紫衣、師號共五百道。（七一四〇二六）

### 職官四一、經略使

〔元豐〕六年八月二十一日，詔賜環慶路經畧司度僧牒千，為錢十三萬緡，別封椿。（七一四〇三八）

### 職官四一、安撫使

〔景德元年〕十二月二日，命殿中侍御史劉益、殿中丞皇甫選詣鄆、濮、淄、齊、青、濰等州，安撫河朔驚移南渡之民。仍詔河南州軍常切存撫，令隨處于寺觀安泊，無致失所。（七一四〇四〇）

〔紹興三年〕四月十三日，淮南西路安撫胡舜陟言：「乞依湯東野已得指揮，置回易，及差使臣回易，所過州縣免稅。」詔許踏逐文臣兩員主管，仍令禮部給降江東、兩浙空名度牒共二百道，充本路支用。餘依湯東野已得指揮。（七一四〇五三）

### 職官四二、發運使

〔紹興元年〕八月六日，詔：「發運副使宋輝取撥浙西路逐州軍見管坊場，增添五分淨利錢，與已支降官告、度牒、師號等相兼品搭，專充糴本支用。（後略）」（七一四〇九九）

### 職官四三、提舉常平倉農田水利差役

〔紹興二十九年七月五日〕同日，戶部提領官田所言：「諸路

寺觀絕產，已降指揮令常平司拘收，令項椿管，申取朝廷指揮，至今未見申到已椿管數目。」詔令諸路提舉常平司依已降指揮，疾速開具申尚書省。（七—四一二九）

〔乾道七年〕十月二十四日，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李結言：「奉旨令禮部給降到度牒一百八十道，及左藏南庫支到會子一十四萬八千貫，付本司收羅米八萬八千二百餘石。除已州委主管、司法，縣委縣丞收羅椿管，契勘目分（今）正係米斛收羅之際，若候變到度牒價錢，竊慮失時。乞先次於左藏南庫支借會子七萬二千貫，付本司趁時收羅；所有度牒，令所屬旋行轉變，拘收錢會，發納左藏南庫。」從之。（七—四一三〇）

#### 職官四三、都大提舉茶馬司

〔政和〕七年三月十五日，詔：「管勾川陝茶事程唐應副陝西運司年額有勞，可特除右文殿修撰。其合用收買四色綱茶本，仰尚書省每歲給降度牒三百道付程唐，自政和六年下半年爲始。」（七—四一六〇）

#### 職官四三、提點坑冶鑄錢司

〔宣和七年三月〕十二日，中書省、尚書省言：「勘會已降指揮，諸路興復坑冶，專差官提舉措置，合行事件下項：（中略）一、合用公廩並以舊提舉坑冶司廩舍充，如已被他司拘占，或舊無處，或全（今）來提舉路分與舊不同，合於別州置司者，即從便踏逐，申尚書省。未踏逐到間，許權於寺院治事。（後略）」（七

—四一八二）

〔乾道七年五月〕二十四日，詔：「鑄錢司每歲認鑄鐵錢三十萬貫，所有合用本錢，令戶部科降度牒二百道，餘令鑄錢司於所餘銅錢本錢內取撥，應副鼓鑄。」（七—四一九三）

〔乾道〕九年正月六日，江瑈言乞支降乾道九年鼓鑄本錢等事，送戶、工部勘當：「契勘乾道十年本錢，科降度牒二百道，餘令鑄錢司於所餘銅錢本內取撥應副；并乾道八年分本錢令左藏南庫支會子八萬貫，却給降度牒二百道，付本庫給賣價錢撥還。續據江瑈奏，所用本錢已多，方擘劃分俵。四監所欠止三三萬貫，候降到會子支撥充足，椿留會子五萬貫，充來年分本錢。今又準批下江瑈劄子，所陳乾道九年本錢，欲乞朝廷指揮下南庫，於支降去年未支會子共六萬貫，并給降度牒一百道，通湊一十萬貫，應副鼓鑄。」詔依。（七—四一九五）

#### 職官四四、市舶司

〔宣和〕七年三月十八日，詔降給空名度牒，廣南、福建路各五百道，兩湖路三百道，付逐路市舶司充折博本錢，仍每月具博買并抽解到數目申尚書省。（七—四二〇九）

〔建炎二年〕六月十日，詔給度牒，師號，二十萬貫付福建路，十萬貫付兩湖路，專充市舶本錢。（七—四二〇九）

〔紹興二年〕四月二十六日，戶部言：「據提舉廣南路市舶張書言劄子，近年以來，不蒙朝廷給降本錢，而轉運司又取撥過本司見錢五萬貫文，見今委實闕乏。」詔令禮部給降廣南東路

空名度牒三百道，紫衣、兩字師號各一百道，撥還本司充博買本錢支用。（七—四二一〇）

開禧元年八月九日，提轄行在權貨務都茶場趙善謚言：「泉、廣招買乳香，緣船司闕乏，不隨時支還本錢，或官吏除剋，致有規避博買，詐作飄風，前來明、秀、江陰船司，巧作他物抽解收稅私賣，攙奪國課。乞下廣、福市船司多方招誘，申給度牒變賣，給還價錢。仍下明、秀、江陰三市船，遇蕃船回船，乳香到岸，盡數博買，不得容令私賣。」從之。（七—四二二一）

#### 職官四七、判知州府軍監

〔紹興五年十月〕二十五日，右諫議大夫趙霈言：「〔中略〕公帑所入有限，例冊所定有常，一或過多，則供須何以取足，必責之庫官。庫官無策，必仰之醋息；醋息不充，必哀之寺觀；以至受納禾米，多取於民，資其出剩，以助供須。（後略）」（七—四二七九）

#### 職官四七、通判諸州府軍監

〔建炎〕二年三月十二日，詔承務郎蔡聲通判任。以麟州市戶、居民、僧道樊恭等言，聲靖康間爲本州司錄，撫恤軍民，乞留元（充）見闕通判，故有是命。（七—四三〇二）

#### 職官四八、都鈐轄鈐轄

〔元豐〕七年十一月二日，詔：「增差廣東鈐轄張整爲廣西鈐轄，駐桂州。其廣西上供錢，禁軍缺額錢米，並令椿留；其常

平免役寬剩、經畧司和糴、度僧牒錢，緩急並奏聽支用。」從知桂州苗時中請也。（七—四三三二）

#### 職官四八、巡檢

〔天禧二年〕二月從泗濠州路巡檢廨宇于龜山。先是，僧智悟集鄉里兇黠之人爲行者，計千餘人，凌轢平民，恣爲不逞。帝遣內侍任守忠取新隸籍者盡逐之，因命徙巡檢以防察焉。（七—四三九〇）

#### 職官五四、宮觀使

英宗治平元年正月八日，景福殿使、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石全彬言，今提點東西太一宮奉先禪院，乞再任宮觀，以禮衰老。從之。（八—四四六七）

〔熙寧〕五年十月十七日，詔：「自來提舉、提點在京宮觀寺院，文武官未有定制。應武臣橫行使并兩省押班已上，並充提舉，餘官充提點。」（八—四四六八）

#### 職官五五、進納補官

〔紹興〕三年十一月十七日，吉州進士段元禮言：「已獻納錢六千貫，合補迪功郎。緣元禮曾經杖責，不敢陳乞補官，止乞計價給還度牒。」詔與補授承信郎。（八—四五二二）

〔乾道八年五月〕二十八日，知饒州王柅言：「本州去年荒歉，鄉官右通直郎張垓前去諸縣，勸諭到認糴米六萬六千一百五十九石，右迪功郎許軫糴米三萬五千七百七十二石。已降指揮，許軫特與轉兩官外，有餘干縣進士董時敏糴米一萬

三百石，樂平縣進士程驥羅米四千三百石，德興縣董簡羅米四千石，僧紹禱，行者知脩煮粥供膳過五萬三千三百六十五人，僧法傳，行者法聚煮粥供膳過三萬八千五百六十一人。」詔張垓特與轉一官，董時敏與補右迪功郎，程驥與免文解兩次，董簡與補進武校尉，僧紹禱、法傳各賜紫衣，行者知修、法聚各給度牒披剃。（八一四五二五）

#### 職官五六、官制別錄

〔元豐三年九月十七日〕同日，中書言：「官制所申，朝旨除三公、三師外，餘檢校官并散階並罷。所有宗室及文武臣正任至內常侍已上，內臣供奉官已下，選人、技術官、將校、中書樞密院主事已下，及諸司吏人所授勒留官、銜校等，各有帶文散階、檢校官及憲銜，欲並除去。其僧官并溪洞蠻人知州鎮，及化外蕃官所帶散官等，合自朝廷指揮。」從之。（八一四五二八）

〔元豐三年〕十月九日，詳定官制所言：「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、鴻臚卿、少卿者，今除階、散已罷外，其帶卿、少官名寔有妨礙。欲乞以授試卿者改賜譯經三藏大法師，試少卿者改賜譯經三藏法師。其師號及請俸之類，並依舊。」詔試卿者改賜六字法師，試少卿者四字，並冠「譯經三藏」，餘依舊。（八一四五二九）

#### 職官五七、俸祿雜錄下

〔元祐二年正月八日〕戶部言：「中都吏祿歲計緡錢三十二萬，法當以坊場稅錢及免行、市易司市利、僧道度牒等錢充。會元

豐七年所入，纔二十三萬，兼以係省錢給。今議罷市易，則市利錢隨廢，將見闕乏。」因究諸司有以應給吏祿錢別費者，適與所闕數相當，度支以聞，詔以坊場稅錢盡充吏祿，毋得他用。（八一四六一〇）

#### 職官五八、職田（仁宗）

〔天聖〕二年六月，河南府言：「三陵副使、都監先有職田，因置永昌院，撥充常住，每月逐官各給錢五千。檢會永安縣界甚有荒田，欲依舊標發，其食直錢却住給。」從之，仍各給五頃。（八一四六一七）

#### 職官五九、考試

〔政和〕六年八月二十四日，通直郎、新權發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公事呂潛夫奏：「居養、安濟、漏澤、州縣官任滿無違戾，方田限滿無詞訴，勸誘折納及錢數，合依條推賞，多是人吏蔽於私意，每遇官員替罷，經五日不為保明。（後略）」（八一四六四九）

#### 職官六二、賑貸補官

〔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二日〕同日，兵部員外郎黃定言：「閩、廣州郡連歲豐稔，粒米狼戾，皆係瀕海去處，便於般運。乞令戶部紐給憑由，以米一十萬石為約，均下廣東、福建路曉諭，願為僧道之人，每名備米三百石請換度牒一道。限來年五月以前津運，赴紹興府倉或行在豐儲倉送納，候數足，赴禮部給降度牒書填。如出限，即不許請換。」從之。既而九年二月八日，

中書門下省言，恐米數稍多，詔每道特與減五十石。黃定又言，恐所減太少，蓋度牒本價只四百貫，更合小損，不當反高其直。詔浙東米價稍高，每道更減五十石。（八一四七三九）

〔淳熙八年十二月〕二十五日，詔…「禮部給降空名度牒一百道付紹興府，每道許諸處人戶以來（米）三百石請換，依條書填。其米委守臣認數椿管，仍旬具已給度牒并交收米斛數目申尚書省。」（八一四七四〇）

#### 職官六四、黜降官一

〔乾德二年〕五月四日，屯田員外郎、知制誥高錫責萊州司馬。以錫發書薦僧妄求恩澤，將命出使，道途非理責人，蕃鎮無名受賂，故及於責。仍令御史臺差人監送貶所。（八一四七六五）

〔淳化二年〕九月二日，左司諫、知制誥、判大理寺王禹偁、庫部員外郎、知制誥、判刑部宋湜、秘書丞、權大理正李壽、左贊善大夫、刑部詳覆趙曦、左散騎常侍徐鉉、開封府判官、左諫議大夫張去華，皆免所居官，仍削一任。續責禹偁商州團練副使，湜均州團練副使，鉉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，去華安遠軍節度行軍司馬。坐廬州尼道安嘗請（詣）開封府訟兄蕭獻臣、嫂姜氏不養母姑，府不爲理，械繫道安送本郡。至是，道安復擊登聞鼓，自言嘗訴兄嫂不孝，嫂姜氏，徐鉉妻之兄女，鉉以尺牘請託張去華，故不爲治；且誣鉉與姜姦。帝頗駭其事，以道安、獻臣、姜氏及鉉，去華屬吏。獄具，大理寺以鉉之姦罪

無實，刑部詳覆，議與大理寺同，尼道安當反坐。帝疑其未實，盡捕三司官吏繫獄，而有是命。（八一四七六九）

〔景祐二年二月〕二十五日，資政殿大學士、兼翰林侍讀學士、刑部尚書李迪降太常卿，知密州。初，迪以善范諷罷宰相，願留京師。既又疾呂夷簡在中書事多獨行，因奏夷簡嘗爲荊王元儼除僧官。及按其事，而夷簡在齋祠中，乃迪奉行之。帝遣知制誥胥偃、三司副使張傳就第鞠其狀，迪辭窮待罪，故復降黜之。（八一四七八五）

#### 職官六五、黜降官二

〔嘉祐四年九月〕二十一日，鄜延路馬步軍總管、光州刺史王德恭降西上閣門使、榮州刺史、權永興軍路總管。坐前在真定假寺僧車牛赴鄜延路也。（八一四八〇八）

#### 職官六六、黜降官三

〔元豐二年二月〕十七日，降右諫議大夫蘇頌爲秘書監、集賢院學士、知濠州，尚書司門員外郎徐大方奪兩官，虞部員外郎孫純奪一官，國子博士許彥先監吉州酒稅，大理少卿韓晉卿、呂孝廉各罰銅二十斤。初，頌知開封府，大方爲判官，彥先爲推官，純知祥符縣，相國寺僧舊爲純主治田產，而自貧常住錢給純。事覺，頌及大方、彥先密論純償之，不正其罪，爲人所告，下有司劾治理斷不當，故有是命。（八一四八二五）

〔元豐四年〕八月十七日，樞密直學士、朝奉郎、權三司使李承之落樞密直學士，爲寶文閣待制、知汝州。承之先奏請濮

州遺直院墳寺與陳留縣開福寺對易，既得旨，其姪孝伯詐增制書立榜，欲取開福常住入墳寺，爲僧所訟，送御史臺根治，坐報上不實，故有是命。（八一四八三一）

〔元豐六年十月〕二十一日，朝奉大夫、試尚書戶部侍郎蹇周輔降一官，江陵府長林縣主簿蹇序辰除名，市易務下界監官宋喬年、梁鑄、內殿崇班符守規、借職史安世各衝替，三班借職宋仲約刺面配軍營務，少府監修制官宋世隆刺面配沙門島。周輔坐不覺子貸官錢，以措置江西、福建鹽事有勞免廢黜；序辰貸度僧牒錢，喬年、鑄不覺吏乞取宋世隆錢，餘並以貸官錢連坐，會赦時斷也。（八一四八三九）

〔元豐七年三月〕十三日，前汀州通判、奉議郎郭祥正勒停。坐權漳州補僧道亨住持不當受金，悔過還主，及違法差送還人，經赦也。（八一四八四〇）

#### 職官六七、黜降官四

〔元祐四年五月〕十八日，蔡確責授英州別駕，新州安置，仍詔給遞馬發遣。丁憂人前朝奉郎、直龍圖閣邢恕，候服闋日落直龍圖閣，降授承議郎，添差監永州在城鹽倉，兼管酒稅務。以正言劉安世言：「蔡確、章惇、黃履、邢恕四人者，在元豐之末，相與交結，號爲死黨。」（中略）建儲之際，大臣未嘗啟沃，太皇太后內出皇帝爲神考祈福手書佛經宣示執政，稱美仁孝發於天性，遂令草詔，誕告外廷。蓋事已先定，不假外助。其事三也。（中略）數日後，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宣諭三省曰：「（中

略）昨神宗服藥既久，曾因宰執等對，時吾嘗以皇帝寫佛經宣示，其時衆中止是首相王珪因奏延安郡王當爲皇太子，餘人無語。」（後略）（八一四八四七）

〔紹聖二年〕八月十六日，張商英罷左司郎中，添差監商州酒稅務。先是，穎（穎）昌府民蓋漸訟侍御史來之邵令子娶蓋氏，規奪祖業，誣漸非蓋氏子，下有司根治。商英時爲右司諫，數論其事，其後坐令僧奉召及開封府皂侯璋與漸計會情弊，故有是命。（八一四八五三）

#### 職官六八、黜降官五

〔崇寧二年三月〕十二日，朝奉郎、管勾洪州玉隆觀黃庭堅特除名勒停，送宜州羈管。坐陳舉奏，撰荆南府承天寺碑言涉謗訕故也。（八一四八七五）

〔政和元年十月〕二十二日，賁太中大夫、知鄧州張商英爲崇信軍節度副使，衡州安置。賁昭化軍節度副使、單州安置郭天信爲昭化軍行軍節度司馬，新州安置。以開封府獄成，嘗令余負、彭几、僧德洪往來交結，臣僚再論列，故有是責。（八一四八八六）

〔政和四年〕五月十九日，顯謨閣待制、知滁州郭敦實落職，提舉亳州太清宮。以知温州日定僧、道序位非是故也。（八一四八九〇）

#### 職官六九、黜降官六

〔宣和三年八月八日〕同日，內侍省祇候內品、揚州建隆寺

章武殿香火使臣趙舜輔勒停。以言者論其強買民田、干預郡事故也。（八一四九〇一）

### 職官七〇、黜降官七

〔紹興十一年九月〕十五日，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喻汝礪、運判胡考寧並放罷。以臣僚言汝礪出漕鄉國，爲門僧報怨興獄，連逮無辜，考寧著娼出妻，故有是命。（八一四九二八）

〔紹興十三年〕五月八日，張九成與作宮觀人，令南安軍居住。初，臣僚言九成與徑山主僧宗杲議論時政故也。（八一四九三〇）

〔紹興〕十四年正月十五日，集英殿修撰，提舉江州太平觀黃龜年落職，令本貫福州居住。以臣僚言龜年居明州昌國縣，交結郡邑，奪綺霞寺山以爲葬地，故有是命。（八一四九三一）

〔紹興十四年〕十月十五日，直敷文閣、知廬州鮑琚落職放罷。以臣僚言其知鎮江，多以官錢送親戚；及在廬州，結納妖僧，故於治所以符水惑人，得錢入公庫故也。（八一四九三一）

〔紹興〕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，責授濠州團練副使、復州安置鄭剛中許用議減，特免禁錮，移封州安置。（中略）先是，剛中被旨收捉過界偷馬賊盜，全不遵奉；又擅自出賣度牒，起置錢監鑄錢，所收到錢直便支使；及冒請過供給厨食等錢，并要併都轉運入宣司，不喜朝廷置四川總領錢糧官等事。（後略）（八一四九三三）

〔紹興二十二年〕七月四日，知漳州葉庭珪放罷。臣僚言庭珪前知泉州，出空名帖子私賣僧寺故也。（八一四九三五）

〔紹興二十七年五月〕十二日，前浙西提刑杜師旦特勒停，送道州編管。臣僚言：「師旦聽事則令胥吏長跪以呈文書；出謁則令鄉兵前列，鼓吹後隨；詣學則席地行轎，令倡優雙引；入寺則危據講座，令僧徒羅拜。僭侈狂怪。」故有是命。（八一四九四一）

〔紹興二十九年三月〕二十一日，右中大夫、直顯謨閣向子固降兩官。以違法占買湖州慧覺寺墓田，寺僧訴之憲臺，具獄來上故也。（八一四九四二）

〔紹興三十一年八月〕十一日，昭慶軍承宣使致仕王繼先依舊致仕，福建居住，子孫並勒停，臨安府內外第宅、田園、房廊，有司令行拘籍，強買奴婢悉放逐便，諸寺院所立生祠、亭臺一切毀拆。以臣僚論繼先有十不容誅之罪，大畧謂廣造都城內第宅房廊，侵奪公私田宅屋舍，擅毀敕額寺院，佔據官司運河，強買良民婦女，陰養無賴惡少，與子弟、富人冒求官爵，與寺院、刑獄通行賄賂，各有實狀，於是斥逐之。（八一四九四四）

### 職官七二、黜降官九

〔淳熙〕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，知秀州王詡放罷。初，詡以部民周舜卿等結集徒黨，傳習妖教，追勘籍其家財。既而舜卿同黨周世恭等詣臺聲冤，監察御史陳賈爲言，於是移獄棘寺。具案來上，謂舜卿等止係喫菜念佛，即非傳妖事魔。賈因按詡

不能辦集財賦，而奪平民之貲，加之以罪，乞賜黜責，故有是命。  
（八一四九九一）

〔淳熙十四年〕十一月四日，前知廣州鞏湘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言者論：「湘前知廣州，差王彥邦等權攝職事，容縱違法折換簿書，收匿文曆，賒買度牒，侵盜銀兩。事既敗露，藏匿不出。及置勘官司悉皆改除，而湘遂以獲免，乃敢敘述在廣四年，指爲勞效，干求差遣。其爲欺罔，無所忌憚，乞賜黜責。」故有是命。  
（八一四九九四）

### 職官七三、黜降官一〇

〔嘉泰元年五月〕二十八日，持服保大軍節度使李孝純、持服奉寧軍節度使李孝友各特降一官，其帶恩數依承宣使體例。善輜、善濱並罷率府職。以監察御史施康年言：「（中略）善輜、善濱，寓居括蒼僧舍，寺之田產占爲己有。今冒宗班，尤爲貪酷。乞將四人重鑄，庶俾改過自新。」故有是命。（九一五〇一七）

### 職官七四、黜降官一一

〔嘉泰元年〕六月七日，朝議大夫、前南外知宗趙不戒降兩官，罷祠祿，永不得與親民差遣。以臣僚言：「不戒前爲南外知宗，憑恃屬籍，強買市戶貨寶，科率僧寺錢糧，騷擾百端，逋欠鉅萬。」（九一五〇四七）

### 職官七五、黜降官一二

〔嘉定一五年二月〕四日，知湖州趙希蒼與宮觀，理作自陳，陳自明降一資，罷新任。以臣僚言：「希蒼因廣化寺遣（遺）漏，

株連蔓引，勘究僧祖慶，追逮寄居陳知錄自明之婢，其陳自明敢加抗辱，豈非希蒼有以自取？乞將希蒼昇祠，其自明亦賜行遣，以存州郡之體。」故有是命。（九一五〇八八）

### 職官七七、致仕上

〔政和七年〕五月九日，高郵軍言：「父老僧道等狀，伏見寄居中散（致）仕李演係知樞密院李諮之子，演三十七歲任虞部員外郎，更不下磨勘轉官。（中略）乞加褒賞。」（九一五一一三）

### 選舉三、貢舉雜錄一

〔開寶〕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詔曰：「朝廷比設貢舉，以待賢材，如聞緇褐之流，多棄釋老之業，反襲褒博，來竊科名。自今貢舉人內有曾爲僧道者，並須禁斷。其進士舉人只務雕刻之工，罕通細素之學，不曉經義，何以官人。自今宜令禮部貢院特免貼經，只試墨義二十道，較其能否，以定黜陟。其諸科舉人，於業外別試法書墨義十道，著爲定制。」（九一五二八六）

〔慶曆〕四年三月十三日，翰林學士宋祁等言：「（中略）進士、諸科舉人，每三人爲一保，所保之事有七：一、隱憂匿服；二、曾犯罪責；三、不孝不悌，跡狀彰明；四、故犯條憲，兩經贖罰，或未經贖罰，爲害鄉裏；五、藉（籍）非本土，假戶冒名；六、祖父犯十惡四等以上罪；七、身是工商雜類，及曾爲僧道者，並不得取應。（後略）」（九一五二九七）

《文獻通考》：「侍御史劉摯奏：『國朝取士，試詩、賦、論、策，更百餘年，號爲得人。熙寧初，以章句破碎大道，乃罷詩、賦而改試以經，可謂知本。然今之治經，大與古異，專誦熙寧所頒《新經》、《字說》，佐以莊、別（列）、釋氏之書，試者累輩百千，槩用一律。其中雖有真知聖人本指，該通先儒舊說，與時尚不合，一切捐棄。且詩賦、經義均之以言取人，賢否邪正未可遽判，第從有司去取較之。詩、賦有聲律法度，故工拙易見，所從命題者廣，故寡重複。經義命題，不出此書，既可夙其（具），稍更數試，題多重出。既格律不嚴，難以一見判其高下，或時得竊他人之文以爲己作。此於取棄難易之間，科第當否，由之以分。願復詩復（賦），與經義兼行。其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自己之說，禁用《字解》、釋典，以救文弊，亦使學者兼通他書，稍至博洽。』（九一五三一一）

〔元祐〕二年正月十五日，詔：「自今舉人程試，並許用古今諸儒之說或已見，勿引申、韓、釋氏之書。考試官於經義、論策通定去留，毋於老、列、莊子出題。」（九一五三二一）

#### 選舉四、貢舉雜錄二

〔紹興十七年〕十一月十五日，臣寮言：「乞士大夫毋得體釋氏之說爲文，士子程文有引用佛書，或爲虛無怪誕之言者，皆黜勿取。」從之。（九一五三三〇）

#### 選舉一八、百篇

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四月八日，應百篇趙國昌始自陳求試。帝

御使殿，親出五言四句詩爲題云：「松風雪月天，花竹雲鶴煙。詩酒春池雨，山僧道柳泉。」凡二十字，爲五篇，篇率四韻。（二〇一五六一八）

#### 選舉二二、考試

〔嘉泰〕四年三月二十八日，兩浙轉運司言：「向來科舉年分，本司未建試院之時，旋於餘杭門外擗截香積、化度寺權充試院。後來本司慮恐騷擾寺院，科差人匠，借索什物，遂踏逐江漲橋之北空閒地段，建成試院，備辦但干什物動使等，遂舉引試，委是利便，絕無毫髮科擾。」（後略）（二〇一五六六六）

#### 選舉二三、銓選一、尚書左選下

〔政和七年〕十月二十三日，臣僚上言：「承平日久，士日益衆，入流日益多，盡天下員闕，不足以充選。每三人守一闕，一名在官，一名被替，一名待次，凡五七年纔成一任。其有取急一時，或憑藉勢援，又請宮觀嶽廟以去。今任宮觀人已及千員，京師寓居僧舍賃寄，邸店盈滿，所在不可勝數。其間蓋有嘗爲監司、郡守、郎官、寺監者，旅寓雜揉，動一二年。朝廷既無闕以除授，吏部又不敢收係。欲乞付三省討論，議永久之法，以幸多士。」（二〇一五六八二）

#### 選舉三一、召試一、召試除職

〔天聖三年〕十一月六日，學士院試太常博士王皞，策稍優，論優，前揚州江都縣主簿王琪策優、論稍優。詔皞直集賢院，琪爲大理評事、館閣校勘。先是，琪上言時務十餘事，曰復制科、

禁錦綺珠具，置營田，立義倉，罷榷酤和糴，行鄉飲籍田之禮，公卿子弟入國學，天下州郡設郡學以貢士，罷鸞爵，令進士專習經籍及置五經博士，減度僧尼，行閔武之法。帝嘉之，召試而有是命。（一〇—一五八五四）

### 選舉三二、憫恤舊族

〔紹興三年〕六月十六日，故資政殿學士、左太中大夫吳敏祖母韓氏狀：「有孫叙係儒林郎，於宣和八年蒙除南京敦宗院教授，未赴任間，捨俗爲僧。今來韓氏年老，別無人侍養，囊橐一空，流寓異鄉，不能自活。欲望乞令叙歸家侍養，給還舊官，陶鑄一嶽廟差遣。」（一〇—一五八七四）

孝宗乾道四年五月二十三日，臺諫奏言：「故太師、定國公潘承祐曾孫宗超，邀駕陳訴承祐敕葬並賜醺田，及本家買到義莊，并祖撥到功德咸平院田，爲江仰冒佃等事，得旨審問。（中略）今咸平院敕額，係勅賜咸平報慈院，即是慎修所請其父功德院名額。又有《捨田疏》及《賜田勅黃》并左右史牒，則是慎修任修註（注）日文字。其敕黃已經齋詣本路提刑司驗訖付還，緣僧清惠路死去失，如此則《賜田勅黃》不可謂無。建炎之初，范汝爲作過，如僧徒與之交通，即合追治僧徒，別召名僧主之。而其子孫零替，無人陳理，官司毀拆屋宇，盡取田畝山地，召人承買，更不分出潘氏賜田及慎修撥到功德院田，與宗超家買到義莊田，例皆拘籍。江仰以錢二千貫，止作四百餘畝承佃爲業。（中略）所有撥到咸平功德院田百畝，已捨贍僧，僧既犯罪拘籍，

召人承佃，不許論取。令於祖墳內畫出禁界，無致侵犯。如此，則祖宗舊臣撥賜田畝，不至侵奪，亦足以收恤貧弱子孫。」從之。（一〇—一五八七六）

### 選舉三三、特恩除職一

〔重和二年正月〕二十一日，朝請郎、充祕閣修撰、知開德府傳誼夫奏：「淮（準）詔改僧爲德士，寺爲宮觀。臣布宣聖意，人人感悅，爭先披戴。」（一〇—一五九〇〇）

〔宣和元年五月四日〕同日，朝散大夫、權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李良佐奏：「重和二年正月十四日，奉聖旨，僧已降詔爲德士。自二月二十六日至四月九日終，其批鑿改易四千九百一十名，內德士四千四百七十四名，女德四百三十六名，別無違戾。」（一〇—一五九〇〇）

〔宣和元年〕八月七日，廣東廣西路運副燕瑛奏：「近各已改正寺觀牌額，管下德士等，不候限滿，並已披戴。」詔瑛特除直祕閣。（一〇—一五九〇一）

### 選舉三四、舉遺逸

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以睦州進士王昇特授壽州司戶參軍，充湖州州學教授。〈以尚書左丞陸佃言：「昇義高行美，行年五十，讀書未娶，訪求師友，徒涉千里。衆經羣史，諸子雜家，無所不讀，雖佛經道藏，亦皆博釋。事親孝，奉兄悌。乞依陳師道、家素等例，除昇一命，處之學校，以勸多士。」故也。〉（一〇—一五九三〇）

## 食貨一、檢田雜錄

〔政和〕八年二月十七日，臣僚言：「民田披訴河澗積水災傷，雖十分收成，亦妄有破放；并遇非泛旱勞，亦多夾帶豐熟地段在內。縣不體究其實，一槩受狀申州。州下（不）依條委通判、司錄同縣令檢覆，而差曹掾（掾）簿尉前去。所委官亦不依條躬親檢視，止在寺院勾集人戶，縱公吏不以有無災傷或不曾布種田段，一槩依做年例，約度分數除破。虧損財計，最爲大害。」（後略）」（一〇—五九三九）

## 食貨一、農田雜錄（農田一）

〔天聖〕四年六月，辛惟慶還，言：「臣與本州體量，閩、候管十二縣，共管官莊一百四，熟田千三百七十五頃八十四畝，佃戶二萬二千三百人，于太平興國五年准勅，差朝臣均定二稅，給帖收執。（中略）又按佃戶名亦有僧戶，元條僧人不得買田，已牒州出榜告示，許本主收買。或僧人元有官田已卸別戶承佃戶者，敢爭執妄生詞說，即嚴加勘斷。」（一〇—五九五三）

〔政和元年〕七月二十日，臣寮言：「私荒田，法聽典賣與觀寺，多以膏腴田土指作荒廢，官司不察；而民田水旱，歲一不登，人力不繼，即至荒廢。觀寺得之，無復更入民間，爲農者受其弊。欲除官荒田許觀寺請佃外，餘并不許典賣。」從之。（一〇—五九六三）

## 食貨一、農田雜錄（農田二）

〔紹興〕三十一年正月五日，（中略）給事中黃祖舜、中書舍

人虞允文、殿中侍御史杜莘老、右司諫梁仲敏議曰：「諸郡常入之賦歲有定名，諸軍揀汰之兵歲有增數。（中略）謂宜下有司，將具不盡係官田、戶絕及寺觀無主田并僧道違法田盡行拘收，又將日後沒官田歲行抄籍，以待兵田之數相當而後施行，可無不足不均之患。」（一〇—五九七三）

## 食貨二、營田雜錄一

〔紹興五年〕三月二十八日，諸路軍事都督行府言：「光州收復之初，方奉行營田之法，合量行接濟布種。欲望朝廷依壽春府例，支降江南東路空名度牒二百道，付本州收買耕牛。」從之。（一〇—五九九六）

## 食貨三、營田雜錄二

乾道元年二月二十四日，（中略）詔令淮東總領所將寄收屯田錢五萬貫，并見椿管都督府度牒一百三十二道價錢，撥充屯田使用。（一〇—一六〇一八）

〔乾道元年〕八月三日，敷文閣待制張子顏言：「朝廷見今措置兩淮營田官莊，臣于真州及盱眙軍境內有水陸田、山地等共一萬五千二百六十七畝，謹以陳獻。」詔價直令戶部紐計，支降度牒給還。（一〇—一六〇一九）

〔乾道六年二月〕二十八日，詔建康府都統司退下淮西屯田，專委淮南轉運判官呂企中措置，召人耕種。企中條具下項：「（中略）一、今來屯田，不許見任官及僧寺、道觀、公吏等人詭名冒占，許諸色人告論，如有違犯，申取朝廷指揮外，自餘不拘

西北流寓及兩淮居民，以至江浙等處客戶，並許不以多少，量力踏逐承佃。（後略）」從之。（二〇一六〇二五）

#### 食貨四、青苗上

〔熙寧二年〕九月四日，（中略）安石自此逾月不言青苗。會河北轉運司勾當公事王廣廉召議事，廣廉嘗奏乞度僧道牒數千道爲本錢，行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，春散秋斂以便民，無抑配，與安石意合，即請而施之河北，而青苗法遂行於四方。（二〇一六〇四一）

#### 食貨五、官田雜錄

〔紹興〕二十一年十月六日，臣寮言：「贍士公田，多爲形勢之戶侵占請佃，逐年課利入于私家，以致士子常患饗廩不給，望詔有司嚴行下，諸路提舉官常切覺察。」詔令戶部措置，并緣住賣度牒，常住多有絕產，令撥充贍學支用。戶部言：「除已行下諸路提舉學事官，下所部州縣遵守施行，仍令本司常切覺察，如有違戾去處，即仰按治，依法施行外，今欲乞令諸路州軍取見上件絕產各係何寺觀，若干頃畝、間架，每年合收若干錢糧的確實數保明，無致隱落，關報提舉學事官置籍權管。仍仰本司催促諸州軍開具供申，本司置籍，將今來所撥絕產租課錢物，令項專委官封椿，具數申取朝廷指揮支撥。其州縣寺觀，于圖經內各有所載去處，近來僧道往往違法，于所在去處擅置庵院，散在民間。若無敕額，其所買田產、屋宇，亦乞依前項施行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。內福州寺觀，比之張守任內括責到

寺觀常住所收，歲終出剩數目並皆不同。已行下福州密切體究的確收支數目，亦乞委本路提舉學事官催促本州疾速開具，候到，審實別無侵隱，開具供申，參照施行。」詔依措置到事理施行。（二〇一六〇七四）

〔紹興〕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，戶部言：「數內福建路寺觀係數多去處，雖已行下本路提舉學事司開具，竊慮往反取會遲延，因致漏落，今欲乞朝廷差官一員前去措置施行。」從之。（二〇一六〇七五）

〔紹興〕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，同日，戶部言：「已降指揮，差官一員前去福建路措置寺觀常住絕產田畝。今欲專委新除司農寺丞鍾世明帶行本職，前去措置。」從之。世明措置：「將寺觀田產，除二稅、上供、常住歲用等外，每歲趨贖錢三十六萬五千八百六貫八百四十五文，起發赴左藏庫。續據知福州張澄乞添破重行人力米，除豁外，實計每歲起發錢三十三萬九千三百六十貫文有奇。（二〇一六〇七五）」

〔紹興〕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，江南東路轉運判官葉義問言：「欲望將今日以後應拘沒到僧道置產及寺觀絕產，並行措置，召人實封投狀，增錢承買，起理二稅。」從之。（二〇一六〇七五）

〔紹興〕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，知溫州黃仁榮言：「因經界出僧道違法田產，即合照應見行條法拘沒入官。（後略）」（二〇一六〇七六）

### 食貨六、墾田雜錄

〔紹興〕十二月十八日，詔：「諸路寺觀常住荒田，令州縣召僧道耕墾。內措置有方，及租稅無拖欠者，並仰所屬差撥住持，其田宅寺觀，仍不以名次高下差撥。」（一〇一六〇九二）

〔嘉定〕四年正月四日，（中略）既而檢正都司擬到：「（中略）其合用農具、種糧等本錢，令禮部給降度牒九十道付本州，每道作八百貫，徑自變賣，以充支遣，作急措置，無致失時。（後略）」從之。（一〇一六一〇三）

〔嘉定〕十六年十一月五日，太常少卿魏了翁言：「竊聞四川制置司措置利州路管屯田，委監司分任其責，見已置局經理。然臣竊謂有屯田、墾田二者相近而不同，墾田者何？大兵之後，田多荒蕪，如諸路有閑田，寺觀有常住，皆廣行招誘，使人開墾復業，則耕穫之實效，往往多於屯田。（後略）」從之。（一〇一六一〇三）

### 食貨六、經界

〔紹興〕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，戶部言：「諸路州軍昨因將經界點檢出僧道違法田產，若依已降指揮，用契價錢收買，已撥充養士了當者，更不追改。（後略）」從之。（一〇一六一一三）

### 食貨七、水利上

〔政和六年〕十月六日，新差權發遣提舉兩浙路常平等事趙霖言：「（中略）合用錢米，踏逐到越州鑑湖封椿米，欲乞支撥

一十萬石，并借支本路諸州常平本錢一十萬貫文；如闕，則以常平米及常平封椿錢貼支。并乞降空名度牒二千道，承信郎、承節郎、將仕郎官誥各五十道，其命詞並令以『興修水利』爲名，別立價直。（後略）」詔並依所奏施行。（一〇一六一三四）

### 食貨八、水利下

〔淳熙〕三年，監察御史傅淇奏：「近臣僚奏陳園田湮塞水道之害，陛下復令監司、守臣禁止圍裹，此乃拔本塞源之要術。然豪右之家未有所憑依而肆意築圍者。聞湘西諸縣江湖草塘計畝納錢，利其所入，給據付之。望條約諸縣，毋得給據與官民戶及寺觀。」（一〇一六一四八）

〔乾道〕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，（中略）其後臨安府守臣言：「一切芟除外，西至顯明寺前，北至四聖觀港湖，東至王妃塔，南至山脚，種植菱茭蕩等，並係良馬院主堂（掌）。」詔並令開撩。（一〇一六一六三）

### 食貨八、水利下、造水碓

仁宗天聖八年四月，陝府西轉運司言：「（中略）兼綸差通判程賁於州界側近度地形安便處增修水碓，得永寧寺西官柳林中可修立水碓一，悉不妨占居民地土水利。令并舊官碓應副中變磨合用麴麥外，亦可量出租課，添助軍須。乞降敕處分。」從之。（一〇一六一六三）

### 食貨八、水利下、黃巖縣開

〔淳熙〕十二年四月二日，宰執進呈呂泰再上言：「漕司不應

副錢，乞度牒二十道。」上曰：「此乃百姓水利，可與度牒二十道，令浙東提舉司每道作七百貫出賣，撥本司合支用錢數應副修興（興修）。候了畢間，開淘及修建去處并灌溉田畝數目開其（具）聞奏。」（一〇一六一七二）

### 食貨九、賦稅雜錄上

〔宣和七年〕十月二十一日，臣僚言：「和羅，天下良法，奉行之吏縱吏爲姦，不即支價，或強抑配，輒虧其直。如度牒一道，官價二百千，抑配民間，僅不得三之一。香藥鈔，每歲降撥動以數百萬計，準折價錢支典人戶，而所請寔無幾。」（後略）從之。（一〇一六一八四）

〔靖康〕四年三月一日，戶部侍郎葉份言：「乞將折納物帛及度牒錢分作兩限送納，上限三月，終限五月。逐縣令佐若能依限勸諭數足，或違限穀稽留，令本州具申朝廷賞罰。如人戶祇有糧米，願行折納者，與依在市寔直紐計。送納到錢糧令守臣別庫椿管，不得擅行支用。」詔依。（一〇一六一八五）

### 食貨一〇、賦稅雜錄下

〔紹興三十二年八月〕二十三日，詔：「臨安府係駐蹕之地，及四方衝要去處。有民間田地爲官司所占，或作寺觀、花園、營寨、宮宇等，雖已減免二稅，訪問和買紬絹，州縣不曾隨稅除豁，卻均衆戶送納。自今應官所用民間田地，其和買並隨二稅蠲免，不得暗敷衆戶。違者聽人戶越訴，當議根治。」（從中書門下省請也。）（一〇一六二〇一）

### 食貨一一、錢法、錢文

乾文錢：太平興國九年，日本國僧裔然等浮海而至，云其國周（用）銅錢，文曰「乾文寶」。（一一一六二二四）

### 食貨一二、版籍

〔元豐〕二年四月二十一日，知諫院李定言：「秀州嘉興、崇德兩縣初定役法時，以僧舍什物估直敷錢，恐非法意。下司農寺請下本路改正。他路有類此者，令提舉司依此施行。」從之。（一一一六二一八）

### 食貨一二、身丁

〔建炎〕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，臣僚言：「州縣坊郭、鄉村人戶，既有身丁，即充應諸般差使，雖官戶、形勢之家亦各敷納免役錢。唯有僧、道例免丁役，別無輪納，坐享安閑，顯屬僥倖。乞令僧、道隨等級高下出免丁錢，庶得與官、民戶事體均一。」戶部言：「今措置到下項。甲乙住持律院并十方教院、講院僧：散衆，每名納錢五貫文省；紫衣二字師號，納錢六貫文省；（只紫衣、無師號同。）紫衣四字師號，每名納錢八貫文省；紫衣六字師號，每名納錢九貫文省；知事，每名納錢八貫文省；住持僧職法師，每名納錢一十五貫文省。十方禪院僧：散衆，每名納錢二貫文省；紫衣二字師號，每名納錢三貫文省；（只紫衣、無師號同。）紫衣四字師號，每名納錢五貫文省；紫衣六字師號，每名納錢六貫文省；知事，每名納錢五貫文省；住持長老，每名納錢一十貫文省。（後略）」（一一一六二三四）

〔建炎〕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，戶部言：「契勘近承指揮，紫衣師號依舊給降書填。今相度，欲將今來請新法紫衣師號僧道合納免丁錢數內，甲乙住持律院、十方教院、講院，並與依十方禪寺僧體例立定錢數，輪納施行。其十方禪寺并宮觀道士，並依散衆錢數上與減三分之一輪納。庶幾事體稍優，樂於請買。」從之。（一一一六二三四）

〔建炎二十五年〕十一月十九日，敕：「人戶身丁、僧道免丁錢，近降指揮放一年。已行約束，將已納在官錢物理作來年合納之數。尚慮州縣巧以名色，復行催理。仰諸路監司覺察，如有違戾去處，按劾以聞。」（一一一六二三四）

〔建炎〕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，安豐軍言：「近緣金賊侵犯，未成倫序，僧道免丁錢難以辦集。」詔權與展免一年。（一一一六二三七）

〔乾道元年〕四月四日，詔：「僧道年六十以上并篤廢殘疾之人，並比附民丁放納丁錢，自乾道元年爲始。仍令州縣出榜曉諭。」（一一一六二三八）

〔乾道〕六年正月十四日，戶部尚書曾懷等言：「自放行度牒，給賣過二十二萬餘道，已剃度披戴僧道數目不少。今稽考得州縣遞年所納免丁錢，比未放行度牒以前年分止增三五萬貫，顯是州縣作弊，公然侵隱。或作僧道雲遊爲名不納，或當來妄供中年甲入老，規避免納之數，是致暗失財計。（後略）」（一一一六二三八）

### 食貨一三、免役錢

〔元祐元年二月〕六日，三省、樞密院司（同）進呈門下侍郎司馬光奏：「（中略）若猶以衙前戶力難以獨任，即乞依舊法，於官戶、僧寺、道觀、單丁、女戶有屋產、每月掠錢及十五貫、莊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，並令隨貧富分等第出助役錢；不及此數者，與免。（後略）」（一一一六二四四）

〔元祐元年二月〕二十八日，（中略）先是，知樞密院章惇言：「（中略）一稱：『若以衙前戶力難以獨任，即乞依舊於官戶、僧寺、道觀、單丁、女戶有屋業，每月掠錢及十五貫、莊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碩以上者，並令隨貧富等第出助役錢。不及此數者，與放免。其餘產業，並約此爲準。』臣看詳，自免設（役）法行，官戶、寺觀、單丁、女戶各已有等第出納役錢之法。（中略）免役法中，皆是不出役錢之人。似此等第官戶、寺觀送納，固已非宜，況女戶、單丁，尤其是孤弱，若令出納，豈不更爲深害？」（後略）」（一一一六二四六、六二四八）

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，右正言王觀言：「（中略）或內有不願依舊投名之人，重別召募不行，方得鄉差。其官戶、僧道、寺觀、單丁、女戶免役錢，即留助鄉差之人。」詔剗與詳定役法所。（一一一六二五〇）

〔元祐元年閏二月十五日〕同日，右司諫蘇轍言：「（中略）欲乞指揮，并官戶、寺觀、單丁、女戶，並據見今所出役錢裁減酌中數目，與前項賣坊場錢，除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綱運外，

常切椿留，準備下項支遣。（後略）」（一一——六二五二）

〔元祐元年〕三月三日，詳定役法所言：「乞下諸路，除衙前外，諸色役人只依見用人數定差。今來夏料役錢住罷，更不起催。官戶、僧道、寺觀、單丁、女戶出錢助役指揮勿行。」從之。

（一一——六二五四）

〔元祐元年三月三日〕同日，詳定役法所言：「（中略）如委實人數太少，使用不足，或別有妨礙，即依閏二月四日指揮施行。一、官戶、僧寺、道觀、單丁、女戶出助役錢，切慮州縣有不曉元降朝旨『如有妨礙，即未得施行』之意，却便作無妨礙行下。今乞下諸路更不施行，別聽指揮。（後略）」（一一——六二五四）

〔元祐元年六月〕二十七日，司馬光言：「（中略）臣所請雖云『今日衙前陪備少於蠲日，不至破家，若猶以爲戶力難任，請於官戶、僧道、單丁、女戶，屋業於月掠錢及十五緡，土田於歲收穀及百碩以上者，並等第出助役錢。不及此數者，與放免。』臣意以爲十口之家，歲收百碩，足供口食，月掠十五緡，足供日用。（後略）」（一一——六二五八）

〔元祐元年〕九月十七日，詔：「諸路坊郭第五等以上，及單丁、女戶、寺觀第三等以上，舊納免役錢並與減放五分，餘並全放。仍自元祐二年爲始。其收到錢，如逐處坊場、河渡錢，支酬衙前重難及綱運、公人接送食錢不足，方許以上項錢貼支。餘並封椿，以備緩急支用。」（一一——六二六〇）

〔元祐二年〕六月二十四日，右司諫賈易言：「（中略）竊聞州縣有戶少役多者，有單丁、女戶、官戶、寺觀出錢助役，此於實役之人，所費乃多數倍者。（後略）」（一一——六二六〇）

#### 食貨一四、免役錢

大觀四年五月十四日，臣僚言：「元豐令，惟崇奉三聖祖及祖宗神御陵寢寺觀不輸役錢。近者臣僚多因功德墳寺，奏乞特免諸般差役，都省更不取旨，狀後直批放免。由是援例奏乞，不可勝數。或有旋置地土，願捨入寺，亦乞免納。甚者至守墳人雖係上、中戶，並乞放免。所免錢均敷於下戶，最害法之大者。欲今後臣僚奏請墳寺，不許特免役錢，仍不得以守墳人奏乞放免。其崇寧寺觀合納役錢，亦乞改正施行。」詔令禮部剗刷，關戶部改正。（一一——六二七二）

〔紹興五年三月十日〕同日，臣寮言：「乞下有司，專用物力及通輪（輪）一鄉差募保正、長。凡官吏因役事受財者，重爲典刑，以示懲誡。」詔於《紹聖常平免役令》「五保爲一大保」字下添「通」字，「選保」字下刪去「長」字。仍今後許差物力高單丁，每都不得過一人。（寡婦有男爲僧道成丁者同。）即應充而居他鄉別縣或城郭，及僧道，並許募人充役，官司不得追正身。餘依見行條法，仍先次施行。」（一一——六二七八）

〔紹興七年〕閏十月十四日，戶部言：「在法：品官之家或女戶、單丁、老幼、疾病及歸明人子孫，各免身丁。昨降指揮，許差有物力高單丁，寡婦有男爲僧道成丁者同，並許募人充役。」

今來不住據人戶陳訴，非鰥寡孤獨人作單丁人戶，致詞訟不絕。契勘品官許免身丁，而家有三丁，兩人有官，其一丁無官；又如人戶家有四丁，一丁進士得解，一丁應免解，一丁進納得官，一丁白身。似此之類，非子（才）身一丁，即難以作單丁之戶，合申明行下。及人戶家有三丁，一丁進納得官，一丁進士得解，一丁爲僧，內進納未至陞朝，三丁並免身丁，別無丁名充役。既成三丁，即是丁行數多，祇合免身丁，其充役合募人，不得追正身。」從之。（一一—六二七九）

〔紹興〕八年五月二十六日，江南轉運司言：「相度物力高有老病合給侍丁，比類寡婦有男爲僧道成丁，募人充役。」戶部看詳：「單丁、女戶合免丁役，已降指揮，許差物力高單丁，寡婦有男爲僧道成丁，並許募人充役。今來侍丁之家，即此（比）單丁、寡婦。委係丁行數多，合行比附，令募人充役，不得追正身。下諸路常平司照會施行。」從之。（一一—六二七九）

〔紹興〕十五年八月十八日，給事中李若谷言：「紹聖常平免役條令」係祖宗成法，纖悉具備。比年以來，緣州縣差募之際不體照法意，致上戶百端規避，却令中、下戶差役頻併。後因增添通選之法，以一都保內物力高者通行定差，戶數既寬，有力者不能幸免。雖單丁戶物力最高人及寡婦有男爲僧道成丁者亦預差選，已爲公當。（後略）（一一—六二八二）

〔紹興〕十九年八月十二日，宗正寺丞、兼權尚書司封員外郎王葆言：「國家役法，應女戶、單丁與夫得解舉人、太學生

並免丁役。頃緣議者歷陳丁役之弊，遂有募人充役指揮。進納雜流之人物力高彊，雖係單丁，自應雇募。且女戶而無子孫，或有子孫而年幼弱，使當力役之事，則公私所費，必倍於豪彊（彊）。寡婦有男爲僧道成丁者并許募人充役，正恐姦民旋行規避爾。（中略）」詔令戶部看詳的確利害以聞。戶部言：「州縣女戶別無兒男，依條免充役外，其單丁并寡婦有男爲僧道成丁者及僧道，并進納未至陞朝逐色人物，如係物力高，依已降指揮募人充役，官司不得追正身。」（後略）（一一—六二八二）

〔乾道〕三年十一月十三日，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公事劉敏士言：「欲將寡婦召到接脚夫，或以老戶本身無丁，將女招到贅婿，如物力高彊，即許比附寡婦有男爲僧道成丁，選募充役。」（後略）（一一—六二八八）

〔乾道五年〕五月八日，刑部侍郎汪大猷言：「國家立保正之法，緣法中許願兼耆長者聽，故數十年來，承役之初，縣道必抑使兼充，不容避免。蓋以保正必一鄉之豪，官吏百須可以仰給，故樂於並緣，以爲己利。凡有差募，互相論糾，官不加察，吏與爲市。或請以家貲之多寡，分次之久近；或謂（請）以不拘官、民戶、寺觀，例行均差；」（後略）（一一—六二八九）

〔乾道九年〕十二月九日，詳定一司勅令所修立下條：「諸村疇，伍家相比爲一小保，選保內有心力者一人爲保長；五保爲一大保，通選保內物力高者一人爲大保長；十大保爲一都保，通選都保內有行止材勇、物力最高者二人爲都副保正。餘及三保者，

亦置大保長一人；及五大保長，置都保正一人；若不及，即小保附大保，大保附都保。其紹興五年四月十六日勅：『單丁及寡婦有男爲僧道成丁及僧道，併許募人充役，官司不得追正身。』乃是優恤單寡之家，故令募人充役，合依舊存留，以備照用。』從之。（一一一六二九二）

### 食貨一七、商稅、商稅雜錄

〔至道三年〕八月四日，除杭、越州寺院童行錢、民所賦丁身錢。先是，錢俶時，民納丁稅錢，其出家童行未入僧籍，亦輸之，至是除免。（一一一六三五一）

〔大中祥符〕八年六月，三司言：『太平興國寺甘露戒壇院主壇昇於信州鉛山民程文祐施青碌八千斤，充裝彩佛像、浮圖，乞免一路商稅。省司見招誘人戶中賣入官，若隱留貨物，當行買納，仍別勘罪。今壇昇不獨無例免稅，兼違先降宣命，欲下江南轉運司施行。』帝曰：『裝園彩色不可闕，須與民間收貯者不同。』論計司寢之。（一一一六三五四）

〔景祐〕二年九月七日，崇因院普安郡主尼法護言：『宣化門收買果園地，遷葬故父蘇王及母親，續買菜園四所，展本院墳園，乞免逐年夏稅。』〔詔〕開封府據園地土與免稅，所有菜園等許令依舊佃時，即不得一例放免稅賦。（一一一六三五八）

〔政和〕七年三月二十二日，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司奏：『據環慶路經畧司申：『檢會崇寧二年四月十一日涇原路經畧安撫使邢恕奏：先乞降空名度牒二千道充本路撫養庫支用，於在

京及諸路取便出賣，回易所有物貨，乞特免沿路往復商稅。有旨依奏。今來邊事之際，全藉回易收息，應副支用。伏乞詳酌，將本路撫養庫探事本錢往諸處回易，其易買物貨，許依涇原體例，特免沿路往復商稅。』從之。（一一一六三六二）

〔宣和〕二年十一月十八日，臣僚上言：『乞降睿旨：應宮觀寺院、臣僚之家雜載舟船，若過關津，並許搜檢，依條輸納稅錢。仍歲終具所過次數申轉運司，類聚奏聞取旨。庶幾不至虧失常賦，而背公營私之徒有所畏懼。』詔並依元豐法，應專降指揮更不施行。（一一一六三六二）

〔宣和三年〕四月二十五日，詔：『訪聞比來客人輿販斛斛舟船，多是官網及寺觀等船截欄河道，非理阻節。州軍縣鎮虛以和羅爲名，邀抑不得起發。』〔後略〕（一一一六三六二）

〔建炎二十八年十月〕十四日，侍御史葉義問言：『臣切見近降指揮，將寺觀鐘磬、鐃鈸等例行收稅，而稅錢未有收附之文。』〔後略〕（一一一六三七〇）

### 食貨二〇、酒麴、酒麴雜錄

〔紹興〕三年十月十九日，知臨安府梁汝嘉言：『臨安府素號會府，前此費用悉藉酒稅。今日事體既倍於昔，費用滋廣，而酒稅之利益薄。蓋稅課以駐蹕之地，或多蠲除，而酒課比之往時十無三四。乞給降度牒五百道，以周給闕。』詔令禮部給降兩浙路空名度牒三百道，付梁汝嘉，專究造煮酒支用。（一一一六四三三）

〔紹興〕五年閏二月五日，新知揚州葉煥言：「乞降指揮，就近借撥錢二萬貫文，充酒務造酒米麴本錢，候收簇課利寬剩撥還。」詔支降錢五千貫，一半令鎮江府權（權）貨務支給見錢，餘令禮部給降兩浙空名度牒、紫衣、師號。（一一—六四三四）

#### 食貨二一、公使酒

高宗建炎元年六月十三日，敕：「訪問諸路州軍縣鎮酒務、公庫等，多將酒醋抑配與人戶及過往客旅、僧道等，爲害甚大。仰監司、守臣常切覺察舉劾，官吏重行黜責。」（一一—六四六〇）

#### 食貨二二、鹽法、諸路鹽額、福建路

閩中夙號饒瘠，土地所產，不足供公上之須，郡縣賦入薄而經費廣，下州取給於寺院，上州倚辦於鹽筴，而鹽筴之分綱數，蓋可考焉。（一一—六四八二）

本府城內外人戶、寺觀，從舊多食私鹽，公括責六廂坊巷人戶及酒食、麪店、淹藏等戶、每戶給曆，請買官鹽，仍別給簿，發下都鹽坊、九城門坊收管。（一一—六四八四）

#### 食貨二四、鹽法、鹽法雜錄

〔元豐六年五月〕十五日，尚書戶部言：「知瓊州劉威相度瓊州、昌化、萬安、朱崖軍民戶鄉村坊廓第一至第三等，每丁逐月買鹽一斤，第四、第五等及客戶、僧道童行，每丁逐月半斤，不以日月爲限，歲終買足。遇有死亡開落，進丁狀收上。看詳

所配賣鹽數太多，欲乞兩等鹽各減半，餘依劉威所定。」從之。（一一—六五二四）

元符三年十月二十八日，〔徽宗即位未改元〕崇儀使林豫奏：「伏見周初權河北鹽，犯者輒死，猶不能禁。世宗幸河北，父老遮道泣訴，乞以鹽課均之兩稅。世宗定從其請，今兩稅鹽錢是也。嘉祐中，三司使王拱辰奏請復權，仁祖用張方平言罷之。父老迎詔於澶州，爲佛老會者七日，刻詔書於北京。（後略）」（一一—六五三〇）

#### 食貨二六、鹽法、鹽法雜錄

〔建炎二十九年〕閏六月十二日，侍御史朱倬言：「臣聞昔僞閩時，以八州之產分三等之制，膏腴者給僧寺、道觀，中、下者給土著、流寓。至其末流，貿易取金，自劉夔始，由是利分私室，士競干求。其後張守遂與土居士大夫謀爲寔封之說，存留上等四十餘利以待真僧傳法，餘悉爲實封，金多者得之。歲入不下七八萬緡，以是助軍兵春冬二衣，餘寬百姓非泛雜科，時吏便之。沈調帥閩，則以爲奇貨，豐寺大利，悉貨入己。福建賣鹽舊法，日產鹽以隨二稅科納，既而交關田產，推割稅苗，又納浮鹽。自後舟船過稅則納虛鹽，投牒縣庭則納狀鹽，情輕貸罪則納罰鹽，僧道月分則納食鹽，於是民力遂困於鹽貨矣。至調帥閩，復賣安撫司鹽，用法嚴酷，百姓無聊，失業之民聚而爲盜。臣愚欲望聖慈委鹽力監司根收上件錢物，以助軍需，仍乞住罷安撫司鹽，以救民疾。所有本州寺院調所差者，悉令

罷去，依舊寃封，而減其則例之重，以補公上，時代泛科，以惠黎庶，實遠民之大幸。」從之。（一一——六五七九）

### 食貨二七、鹽法、鹽法雜錄

〔乾道九年三月〕十四日，〔中略〕其後傳自得措置下項，〔中略〕一、尤溪、建寧、泰寧三縣，自來體例計產賣鹽外，其餘諸縣，欲令管下寺觀買月鹽，買季鹽，兼兩州、軍諸縣逐日判押詞狀着到公事，勒買詞狀着到鹽，保正副入役罷役鹽、人戶理對賞罰鹽、罪人罰罪鹽、店戶鹹造鹽。今欲約束州縣，將逐項名色並日下罷去。（後略）（一一——六六〇二）

### 食貨二八、鹽法、鹽法雜錄

〔淳熙〕九年二月九日，〔中略〕右司員外郎王公衮看詳，擬定，〔中略〕慮恐改行客鈔之初，或闕經常，欲於南庫支降會子二十五萬貫，禮部給降度牒三百道，價錢五百貫，計錢一十五萬貫，通計四十萬貫。候客鈔通行日，逐旋椿還。（後略）（一一——六六一一）

### 食貨二八、鹽法、鹽法雜錄

〔嘉定七年〕三月九日，臣僚言：「福建瀕海諸郡，鹽不論錢，曩時使民計產納錢，官給之鹽以供口食，蓋防盜販之弊。其後遂爲常賦，而民不得復請鹽矣。（中略）外此（此外），如僧寺有口食鹽，船戶有浮鹽，交關田宅有契鹽，名色不一，而諸縣例以產鹽庫子兼充宅庫，意蓋可見，此弊法也。（後略）」（一一——六六三三）

### 食貨三〇、茶法、茶法雜錄

徽宗崇寧元年十二月八日，尚書右僕射蔡京等言：「〔中略〕今欲將荊湖、江淮、兩浙、福建七路州軍所產茶依舊禁榷，選官置司，提舉措置，並於產茶州縣隨處置場，官爲收買，更不於人戶稅上科納，禁客人與園戶私相交易。所置場處，委官籍記園戶姓名。所有置場茶本錢，欲降度牒二千道，未鹽鈔二百萬貫，更特於逐路朝廷諸色封椿錢并坊場、常平剩錢內共借四十萬貫，共三百萬貫，令逐路分擘，充買茶本錢。（後略）」（一一——六六七二）

### 食貨三一、茶法、茶法雜錄

〔政和三年二月〕十九日，尚書省劄子：「提舉福建路茶事司狀：一、體訪得本路產茶州軍諸寺觀園圃，甚有種植茶株去處，造品色等第臘茶，自來拘籍，多是供贍僧道外，有妄作遠鄉饋送人事爲名，冒法販賣，官司未有關防。伏望立法行下，以憑遵守。」詔諸寺觀每歲摘造到草、臘茶，如五百斤以下，聽從便喫用，即不得販賣。如違，依私茶法。若五百斤以上，並依園戶法。（一一——六六九八）

〔政和三年十二月〕六日，中書省言：「檢會崇寧四年八月十七日朝旨：應在任官親戚，及非在任官、僧道、伎術人、軍人、本州縣公人及犯罪應贖人，不得請引販茶，如違，其應贖人杖一百，餘人徒三年，犯罪應贖人送鄰州編管。（後略）」（一一——六七〇〇）

〔建炎二年〕十二月十二日，詔：「行在都茶場據福建路額，合賣茶引從所屬官司印造，前期差官押赴本路，令茶事司招誘客人入錢請買，更不得抑配州縣。自今州縣有敢以招誘爲名科率民戶，僧寺出買錢引者，茶事官先坐之。」以臣寮言「祖宗以來，福建路茶商興販自便，近歲始令往東京買引，往返幾萬里，茶司遂配抑州縣，致有科擾」故也。（一一一六七〇八）

### 食貨三四、坑冶、坑冶雜錄、禁銅

太宗太平興國二年，有司言：「江南諸州銅先未有禁法，請頒行之。」詔從其請，除寺勸（觀）先有道佛像、鍾、磬、鐃、鈸、相輪、火珠輪、鐸及人家常用銅鑑外，民間所蓄銅器，悉送官，給錢償之。敢有匿而不聞者，論如律。（一一一六七四八）

嘉泰元年五月三日，臨安府言：「承降指揮禁戕銅器，數內該載官民戶除日前見腰帶鐃鐸及鞍轡、作子、照子外，應有銅器不許使用。僧道合用鍾、磬、鐃、鈸、鈴、杵，民間及船戶置到防護銅鐃，仰寺觀主首及民戶各具件數結立罪賞，經州府陳狀，排立守（字）號，當官鑄鑿，給付憑由照用。官、民戶鍾磬準此。照得寺院、民戶許用鍾、磬、鐃、鈸、鈴、杵、銅鐃，又恐日復一日，或有損壞。乞令申所屬，許齋元物赴文（思）院照元斤兩量立錢換造，仍鑄鑿文思院換年月。在外準此。」從之。（一一一六七四九）

### 食貨三四、坑冶、坑冶雜錄、採鉛

端平三年，敕曰：「諸路州縣坑冶興廢，在觀寺、祠廟、公宇、

居民墳地及近墳園林地者，在法不許人告，亦不得受理。訪聞官司利于告發，更不究實，多致擾害。自今許人戶越訴，官吏并訟者重寘典憲。及有阡治停閉、苗脉不發之所，州縣勒令阡戶虛認歲額，提點鑄錢司覈實追正。」（一一一六七五一）

### 食貨三七、市易

〔熙寧〕六年正月七日，樞密使文彥博言：「臣近言市易司遣官監賣果寔，京邑翼翼，四方取則，魏闕之下，治象所觀，今令官作賈區，公取牙僧之利，古所謂理財正辭者，豈若是乎？」初，王韶建議於古渭置市易，馮京言其不便，彥博助之曰：「官中更爲販賣事，誠不便。」王安石曰：「且不論古事，止以今公私皆販賣，人無以爲不便，何也？」彥博又言：「市易司召元瓘指使，乃是還俗僧，甚無行。」安石曰：「市易司募指使，何由盡得篤行君子？苟有無行之人，亦未害。」（一一一六八一三）

〔熙寧六年〕十二月七日，給度僧牒二千付都提舉市易司，募人入錢爲秦鳳路轉運司糴本。（一一一六八一四）

〔元豐三年〕四月三日詔：「兩浙路減罷耆戶長、壯丁、坊正，并撥還支酬衙前、度牒等錢百二十餘萬緡，其變市金帛，輸司農寺封樁。」從都丞吳雍請也。（一一一六八二二）

〔元豐六年〕六月十一日，詔撥市易下界收到市易欠錢六萬緡與上界，仍更給度僧牒千道、錢十三萬緡。以上界見闕本錢故也。（一一一六八二三）

## 食貨三八、和市

〔崇寧〕五年三月二十七日，詔：「訪聞川峽路和買絹布數目比元豐倍多，及以交子、度牒充折買價，致細民難以分擘貨賣，皆被豪右操權，坐邀厚利，民間頗以爲擾。」（後略）（一一——六八二九）

孝宗隆興二年正月二十四日，（中略）戶部看詳：「如自來係隨田產稅錢一例均科去處，即隨鄉原體例及自來等第科折，其元用兩項物力錢均科者，亦仰州縣將官戶、寺觀與編民物力每貫每百合隨數均敷，庶得允當。」詔依，仍令諸州守倅日下措置。（一一——六八三七）

乾道元年五月十二日，右正言程叔達言：「（中略）故前此論者欲分其數均而平之，戶部措置，遂令州縣將官戶、寺觀與編民物力，每貫每百隨數均敷，是亦務於均平之意也。」（後略）（一一——六八三八）

## 食貨三八、互市

〔元豐七年〕七月二十九日，廣西經畧安撫司乞於融州王口寨置博買務，通漢蕃互市，乞度僧牒三十道爲本。從之。（一一——六八四四）

## 食貨三九、市糴糧草

〔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〕十五日，帝謂王旦等曰：「訪聞河北、河東諸州軍糴博到斛斗甚多，爲闕赦舍，並權積於寺院內。慮逐州軍見爲數多，遂懈慢不即收糴。可詔逐路轉運司速以空閑

公宇或係官舍屋盛以困廩，仍依元降條買多方歛糴，務要廣有儲擬，仍逐旬具數以聞。」（一一——六八五五）

〔熙寧二年〕閏十一月，降空名祠部二千道付鄜延安撫司，召童行及客人進納見錢，收糴斛斗，充安撫司封樁。如情願入納折充錢數者，亦聽。其合進納價錢數目，並令安撫司相度，仍限至三年夏季終納足。（一一——六八六三）

〔熙寧三年〕七月一日，詔：「昨罷諸路賣度僧牒，本以令商人併趨鄜延入錢，以助邊計。今鄜延所賣之餘，存者無幾。環慶地險土狹，財賦素號不充，方邊事未息，防秋是時，可賜度牒千道付經畧司，令依鄜延法召商人入錢封樁，以半糴邊儲，備支費。」（一一——六八六三）

〔元豐六年〕八月十三日，知荊南謝麟言：「邕、宜、欽、廉州及緣邊堡寨屯戍之地，皆無二年之蓄。乞乘此豐歲，更給度僧牒，付廣東、西、湖南轉運司，應付宜州蠻事之餘，令廣西等路於近便州縣糴糧，沿流運往廣西封樁。」詔歲給度僧牒五百，限五年止，爲錢三十二萬五千緡，付廣西經畧司應付宜州蠻事，以其餘糴糧。（一一——六八七二）

〈キーワード〉『宋會要輯稿』、道積部、宋代、仏教